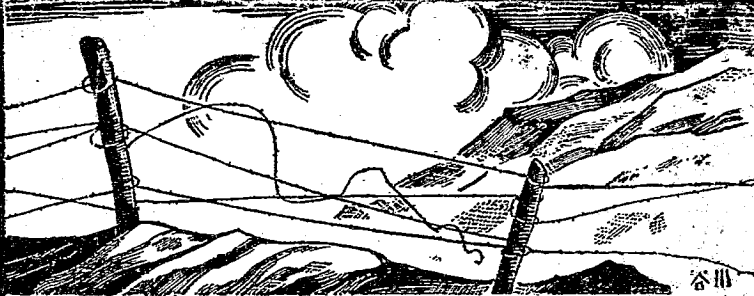


東綫的撤退



谷川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編主江長

著等哇蘭胡



8/62
03600

四之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退 撤 的 線 東

著 等 哇 蘭 胡



3 0538 8209 2

店 書 活 生

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857.81
218

目次

閘北孤軍逃出記·····	閻津（一）
火綫上的婦女割穀隊·····	胡蘭畦（一五）
模範軍人——尹團長·····	胡蘭畦（二六）
告別上海·····	長江（四）
繞行江北·····	長江（五）
感慨過金陵·····	長江（六四）
江行雜感·····	長江（七）
上海書簡·····	靳以（八）

閘北孤軍退出記

閘 北

我軍自陣地移動後，獨留孤軍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堅守閘北光復孤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苦撐四晝夜，始於昨晨二時許，因奉最高當局命令，全部退入安全地帶。這一幕英勇抗戰，引起中外注意，記者雖經數日調查，終以有關軍事秘密，未便輕於發表。現在我英勇將士已經退出，將在長期抗戰中與敵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閘北孤軍的堅守雖事已過去，但他們在這一「天然堡壘」中的種種活動，却值得我全軍將士，全國民衆的注意，在今後英勇抗戰中實地應用起來，定於抗戰前途上有不少的效力。

因爲大場一點的突破，十餘萬大軍的陣地，作了戰略的後移。實行之初，大家還不免有些懷疑，可是事過幾天，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了；主要的，因爲我們的後撤不單避免了敵人包圍的犧牲，而陣地更形鞏固了。在長期抗戰總結算上沒有什麼不合算。

同樣，閘北孤軍因爲意志的齊一堅強，行動的敏捷果敢，實際已盡了殿軍的責任，使閘北數萬主力軍獲得了掩護，很安全整肅地退出了閘北。我們在一個佯攻之後，行動了一個整夜，敵人都沒有察覺，直到天亮才前進。又因爲楊營長的堅守，更根本避免了敵人的追擊；這是楊營已費盡了掩護退却的責任。

敵人劈拍劈拍地一連攻擊了四晝夜，傷亡了百餘人，消耗了無量數的彈藥，而我們困守的孤軍，因爲工事的堅固，技術的高明，只有五個人殉

國，帶傷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因為孤軍的奮鬥，引起了敵人的重視，世界人士的同情，民衆熱烈的抗敵愛國情緒，這是孤軍又一任務的完成。

現在，我們全營歸來了！我們相信他們個人的信念更加强了！殲敵經驗更多了！在敵人重重包圍中度過了幾天，敵人的紙老虎也穿破了！拿這樣的奮鬥精神，再配以優良的陣地，雄厚的兵力，適當的時機，去對付敵人，那效果比長久死守在這孤懸的有限陣地上好得多。

再，這批勇士回到整個部隊以後，極自然的會將他們的實戰經驗，堅苦精神，傳到大批隊伍中去，這效果之大，決非公式的政治教育與死板的軍事訓練所可比擬。

所以，最高領袖命令孤軍撤退，是十分正確的；楊營將士完成了重重的任務，然後奉命而安全撤退，更沒有什麼不圓滿的地方。我們民衆的熱

烈鼓勵，除希望他們多消滅幾個敵人，完成了他們任務以外，未必有人誠心地要看他們演一幕「壯烈犧牲」！而且他們這種始終「服從命令」，「達成任務」的精神，只要能普遍到全軍全民，我們的抗戰部隊像一部靈活的機器地由最高領袖去適當的運用，我們的抗戰前途，決沒有失敗的道理。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奮興。

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肢壯健的小腿，在無數層的紗布纏繞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在短期間可以痊愈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馥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床邊，桌上，都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

院護士長湯競羣女士又送一大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籠罩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楊營長首先謙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却，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抗戰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並希望他談談他們全營苦鬥的經過。

「好，我為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開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為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

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聲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里，病房內外已雜亂地站立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

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房頂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炮彈，幾個手榴彈，倉庫西南牆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遺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裏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察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講下去。

「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

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了躬，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不斷來

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寶貴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昨晚（即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 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還送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里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

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弄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

「在這里，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炮用不着，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的陣地。」

他說着並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

轟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着。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壞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面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土敏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真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食，有這麼多英

勇的兄弟……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又要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我們不是要長期抗戰嗎？」

「是的，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們守是奉命，退也是奉命，而且是冒死退出的。我們退出的路口，敵人佈有四架機關槍，並有照明燈，我們打壞了一架，敵又裝了一架。我們是用兩架輕機槍，一架重機槍保護退出的。我們官兵苦守了四晝夜，大家只趕着作工事，誰也沒睡覺。」

「這次堅守中，出力的都有那幾位？」

「那天投彈炸死許多敵人的，是排長殷求成幹的，他因未用棍子打電筒，被敵擊傷了右手。我們對官兵，只求能達到任務，這次堅守的，都很

有決心，誰派到任務，誰都可以達到，殷排長機會好，所以表現好。我們這次的決心，是中華人民個個都有的，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到底屈服，必招慘敗。」

他說着又想了想說：「還有一位上官連長，湯醫官，因為移防時都在他處，直到二十八日才經過，多堅苦視死如歸地趕來，鑽進了四行倉庫，與大家決心共存亡，都很可佩服的。另外有第三連陳排幾個弟兄，在敵人堵門來攻時，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勇奮戰，爬在地上弄了一臉灰，起來擦擦眼，又向敵還擊，待敵機槍掃射，又隱蔽到地上，這樣更番苦戰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現在事過了，你們當時的兵力分配，可否對我講講？」

「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最要是兩翼，所以我們左翼（即交通銀行倉庫那邊）右翼（西藏路方面）都配備重兵，中間兵力薄弱。我同謝團附住大陸銀行倉庫里邊，我們的重武器，輕機槍二十七架，重機槍六架。高射機鎗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閩戰中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擔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役，「八一三」戰起，冒了好幾次險。昨晨初次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發覺。

火線上的婦女割穀隊

胡蘭畦

一 參謀長告訴重上戰場的故事

我去師部時，師長和副師長都因為在戰爭上過於勞苦，沒有睡眠的時候而病着了，雖然是看見了他們，不過只談了幾句問候的話，關於工作是參謀長給我談的，我們隨着他的指示，跟着政訓處工作。參謀長還告訴了很多這次重上戰場的故事，特別是士兵們很英勇自發地去搶奪敵人的槍械的事情。他說有個士兵一個人打死幾個日本人，還奪回一枝輕機關槍，四枝步槍轉來。

我們從師部坐了一隻小船，在細雨濛濛中開到政訓處去，沿途竹樹蔽

天，田中滿是金色的稻穗，若不是震耳的砲聲，我們真要被這夾岸的風景所沉醉了。原來我們的船是經過隱藏着的砲兵陣地，經過高射砲陣地前行的。在船中隊員們都高唱着抗日的歌曲，歌聲慷慨激昂，陸地上的士兵們都跑出來看我們，因為我們是女子，他們都很受感動。看見這些壯健的戰士們快樂的笑臉，我們也興奮極了。

二 處長的樣子很和氣

政訓處離火線大約有二十里路，我們到那兒的時候，處長帶領着附近的農民到前方師部旁邊割稻去了。李秘書很殷勤地招待我們同時還給我們介紹了在那兒服務的廣肇中學的幾個童子軍和同義中學的女童軍。這天夜裏我們在一間廳房內用草在地下鋪了一個很大的地方，我們都在地下睡，

屋上漏下的雨水把我們的鋪蓋浸濕了，被窩冷冰冰地蓋在我們的臉上。

第二天我看見了處長，處長的樣子很和氣，說話老練謹慎，對於我們也表示很歡迎，他說：「你們來得很好，現在我們正開始割稻的工作，因為火線上的人民，都已逃走，這秋收的事情，完全停頓，如果再不割的話，那些穀子都會熟得落掉的呀！」處長斟了一杯茶給我。

「我們也可以參加這個工作。」

「你們參加這個工作嗎？」他似乎覺得不大適當的樣子，他看着我說：「恐怕太辛苦呵！」

「不要緊，我們可以的。」

「好好，商量一下，」處長微笑着。

「隊員們都很願意，昨天來時知道處長去前方割稻，他們都願意參加

，並且把割稻的手套都做好了。」

「好好，你們真熱心。」處長笑着答應了。

我很快樂地回到廳房中給隊員們講了，她們很高興。於是就計劃着去發動難民來參加割稻，經過亞芬，秀娟，敏玉等大家整天的宣傳，農民們已經更明白這件事情的重要，而且對於他們是很有益的。因為我們大家都去的原故，他們才去掉那種恐懼的心理。那天宣傳的成績真好，到晚上去割稻的時候，不但有幾十個農民，而且還有上百個的婦女，她們都帶着鐮刀，帶着乾糧來了。

說到割稻子，不但我們的隊員們不是內行，我自己也是個門外漢，就是我們拚命的割，也不見得能割幾多，可是要是我們不去，這一百多個農婦就不會上前。難道我們真的是去擺面子嗎？這可不行，於是我們提出一

個工作合理化的口號，又把工作重新分配過，我們的隊員不要担任割稻，只是照料割稻的人，出發的時候，大家帶好了藥包，預備救護割稻的人，害病或者受傷的。

在出發之前，先給農夫農婦約法三章：（一）飛機來了，不得亂跑，大家要伏在地上躲避。（二）在路上不能說話，不能吵嘴，不能高聲大笑，並且要聽我們的指揮。（三）稻子只能割稻穗，稻草留在田裏。

五點鐘時，天已經暗下來了，這個不整齊的隊伍，就跟着我們的隊員到火線上去。隊伍雖然不整齊，可是很聽命令。真是開心得很，她們真的謹守着約法，不說話，不吵嘴地向前走。到了前方師部村子前，柳秀娟她們去請示問開始割那一畝的稻子時，農婦們就站在那兒一步也不動。

士兵們看着她們，都很驚訝地說：「嗨！中國真有辦法，老百姓都上

火線了，女同志都這樣努力！」

隊員們真是快樂得說不出來！她們從來沒有帶過隊伍，今天一帶就帶着一個這樣聽話的新隊，而且看見士兵們這樣稱讚着，她們真是歡喜，她們想：「我們的隊伍真是廣大強壯！」於是她們的肚子內又悄悄地哼了歌來了。

到達割稻的村莊，已經是黑盡了，因為天陰的原故，真是對面不見人，伸手不見掌，而且稻田中的積水很深。

三 好像生了夜眼一樣！

「開始割呀！」割稻的人都站在水中摸索着開始工作，隊員們就在田邊照料他們，女人們割稻子，男人們挑籬筐當運輸，他們慢慢地習慣了在

黑暗中做事，好像生了夜眼一樣，她們自然地越割越快，我們只聽見許多鏟刀拉斷稻子發出來，噓、噓、噓，的聲音，她們自己也不知道是手的功勞，或者是眼的功勞。在她們已經感到並不一定需要燈火的時候，忽然天上放出一團火光，把稻田照耀得和白日一樣，我們看着一大羣人都拿着鏟刀，拉着稻子，站在田中做着一樣的運動。

「飛機，飛機，」有人叫了。

「照明彈！」

「不要怕，不要動好了。」柳秀娟這樣關照着。

四 她們真不願看這種光明

真的都不動了，有的人還把眼睛閉起來，她真不願看這種光明，她寧

可在黑暗中摸索。

飛機不時又來，照明彈也常常在放，可是我們割穀的人已經得了一個經驗，照明燈在遠的地方，只要不在自己的頭上，於她們的工作不但沒有害，而且還有一些幫助，她們笑喊着：

「好，再來一個！」

夜已經深了，潮濕的寒風，從每個人的臉上鑽到每個人的頸子裏面，大家都冷得抖戰起來，這時已經割了八十幾担穀子，大家都快樂地整隊回來，泥滑的道路上，還靠着敵人的照明燈，她們才不至於跌筋斗。

五 想個辦法使她們開開心

我們的隊員們知道她們的新隊伍都太辛苦了，要想用個什麼方法來使

她們開開心，唱歌嗎？不行，這些農婦們從娘肚子裏生出來就沒有唱過什麼歌，一時之間絕對無法教得出來，然而我們的隊員，究竟十分愛惜她們的新隊伍，李平想出了一個辦法，她想：「歌不會唱，報數目總可以。」

「喂！阿嫂！媽媽！現在我們數一數我們有幾何人數，好嗎？」

「好，好格！」

「頭一個數一，第二個數二，就這樣三四五六地數下去，好，開頭

！」

「……………」沒有回音。

「那能沒有聲音哩？」

「哈哈，哈哈。」

「重來，重來，數呀！」

「……………」還是沒有人報數。

「那能哪？數呀！好吧，我開頭，（一）！數二呀！」（二）

「……………」又沒有聲音了。

「數三呀！哈哈哈哈哈！」

「重來，重來，我數一，你數二，她數三，（一）！」

「（二）！咕咕咕咕！」

三呀！

「好好好，三！」

六 農村婦女從來沒有這樣大笑過

我們隊員的新伍已經走回原地了，可是她們的數目始終沒有報到第五

個，根據割來的稻子定個人數。我們可以說大概一百多，如果一定要報數的話再走兩百里之後，或者還報不上十個人。中國農村的女人們是從沒有這樣大笑過，活躍過的，在這抗敵的戰場上，使她們得到了這種快樂的大笑，這是一個偉大的戰場，中國被束縛的女人們，趕緊跑到戰場上來，在抗戰中掙脫你們的束縛，找尋你們的快樂吧！

模範軍人——尹團長

胡蘭畦

一 第一次看見的尹參謀

那天我到軍部秘書處去參加審訊漢奸的工作，同時軍部參謀處有兩個參謀也在那兒，一個是瘦長而活躍的王科長，一個是高大而沉靜的尹參謀，他們都很熱心地參加這次的審訊。

漢奸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一隻手被細着，打着赤腳，生了滿頭的癩瘡，說話時口齒不清白，聲音好像初學說話的雀鳥，吱吱，嗶嗶地，誰都不相信他會當漢奸。

「儂叫啥格名字呀？」秘書長操着洋涇浜式的上海話問他。

「魏毛三。」

「啥格地方的人呀？」秘書長的洋涇浜聲音拖得很長。

「××北門外。」

「說大聲一點！」祕書長聽不清他的話，高聲一叫，鬍鬚是對他表示威一樣。可是這個小孩似乎萬事都滿不在乎的樣子，拿眼睛望了望祕書長，他又說了一聲，「北門外囉。」

「儂格家裏有些啥人哪？」

「沒人哪，有個阿婆。」

蒼蠅約好了伙伴，把隊伍開來屯紮在他的癩頭上了，還有一個買辦飛到他腳背的瘡疤上去採辦糧食，他還是表示了一個不要緊的樣子，把脚朝上一蹺，一灣腰就用嘴對着脚背吹一口氣，蒼蠅吹走了，然後就用未捆着

的手指去細細抓那個瘡疤。

「你給東洋人做了啥格事情呀？」秘書長問他。

「沒做啥格事體啊，」他用肩頭聳上去抵抗頭上蒼蠅，把腦袋搖了幾搖。

「這個樣子，作什麼漢奸！真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呆子！」高大的尹參謀這樣說。

「說呀，東洋人叫你做些啥事體呀？說了，我們就送儂回到儂個阿婆家去。」秘書長笑對他說，他看了秘書長一眼，臉上也泛出了笑容，他好像已經想到了他的阿婆了，「東洋人沒有啊，」他又蹣起脚用手去抓他的脚背上的瘡疤。

「喂，不要抓，說呵！」

「楊阿二叫我到羅店去買褲子。」

「到羅店去？」王科長也帶笑地說：「有點味道。」

「還做什麼？」

「到行上去數炮。」他的話始終是這樣簡單。

「數什麼炮？」大家都帶了驚異的樣子。

「數大炮呵。」他的眼睛望着空中正飛着的蒼蠅，又用嘴去吹它。

「數了幾多？」祕書長問他。

「十六隻。」

「媽的，真是十六隻，這個傢伙。」王科長說：「炮在什麼地方？朝

什麼方向？」

「在壕溝裏，朝北啊。」

「對呀，這個王八蛋！」王科長有些生氣了，他馬上拿起軍用電話來，就接到參謀處去問：「喂！我們炮兵陣地的炮是幾門呀？」

「十六門。」

「喂，朝那個方向呀？」

「朝北呵。」

「媽的，真給他數清了。」王科長真是生氣了，「真是朝北呀！」同時大家都很吃驚。

二 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楊阿二現在在啥地方？你得了他幾多錢？」祕書長也觸火了，連他的洋涇浜上海話都來不及說，很生氣很快地吼出他的岳州土腔。

「楊阿二不見了哪。」

「到啥地方去呢？」

「不曉得。」

「你得了他幾多錢？」

「一塊錢。」

「該死的東西！」有人說：「這還有何話說！」

「這樣的漢奸，真是可憐！」尹參謀說：「我始終不同意拿這樣的人去殺掉。」他表示出非常可惜的樣子，而且他的意思已經歸結到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決不是消極的殺戮可以解決的。我第一次看見尹參謀時所得的一個印象，覺得他雖是一個軍人，卻是一個很瞭解現社會的儒者。

三 很喜歡高爾基的作品

第二次我看見尹參謀，正是敵機在頭上瘋狂地拋着炸彈，他和王科長二人因公外出，經過我們服務團的住所，他們就順便進來躲一躲危險，這時，團員們都出外工作去了，他很稱讚我的團員們的努力，他坐在我那張破朽的棹子傍邊，而他的眼光已經注意到牆壁上貼的圖書目錄，他說：

「胡先生，你可以借幾本書給我看看嗎？」

「好呀，你要什麼書？請你在壁上書目中選，好不好？」

「我很喜歡高爾基的作品，這是一個很可敬佩的人物。」

「好。」我把一本「高爾基的代表作」檢出給他，「『歌德自傳』好不好？」我又把思慕送給我，他自己翻譯的兩本巨作拿出來，我說：「這

也是一部名著。」

「很好，」他說：我在幸之那裏曾經把胡先生著的「在德國女牢中」借來看過，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更認識了胡先生的人格，敬佩得很！」在他這樣稱讚之下，我簡直不好意思，只好厚着臉皮連連地說：「不成東西，不成東西。」

時候已經不早，我的團員們還未回來，王科長看看天，他說「你們的團員們還未回來，真是努力，再得你這樣一個堅決的領導者，真是可以爲國家做些事情。」

說着話，敵機的惡作得差不多，稍遠的房屋，還燃燒着的時節，它們又很得意地飛起走了，尹參謀和王科長也就告辭出去。

四 尹參謀當了團長而且負了重傷

我從上海帶着第二隊回軍部來時，不過五六天的光景，就聽說尹參謀已經到××師當團長去了，並且在前線負了重傷，我聽到這個消息，受了很大的感動，心中很是懸念，不知他究竟怎樣了。我覺得尹團長的受傷，正是表現了他的人格，他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有儒者風度的武人，尤其不是那種滿口仁義道德而不實行的理論家。

我到××師去工作時，曾經探訪過他的消息，參謀長告訴我說，他是中了炮彈，負了五傷，現在後方醫治。雖然是知道尹團長沒有生命的危險，但是被炮彈打中五傷，也並不是什麼好白相的事情。

五 尹團長還是那樣神彩弈弈

十一月十一日的拂曉，天剛剛黎明，地上的草還滿含着露水，我從×師政訓處跑回軍部來，向×總司令請示服務團第二隊（就是我帶在×師服務的）的行動的時候，在參謀處忽然看見這個高大漢子尹團長在那兒打着腿。

「噫！除了清瘦了一些，臉上帶者失血後的黃色以外，尹團長還是那樣地神采奕奕的，兩隻清亮的眼睛，還是像火炬照人，還是那樣的沉靜，真是出乎意外，高興極了，我跑過去和他握手，真比隔世重逢的兄弟還親熱。我說：「你好了嗎，尹團長？完全恢復了健康嗎？這樣快就出了醫院？」

「好了，還有兩處的傷口，沒有完全合縫。」

「那麼爲什麼這樣早就出來呢？唉！聽着你這次受危險的消息，大家

都就心極了。」我一面說一面走進參謀處的辦公室，一眼就看見牆壁上掛着一張日本的軍旗，顏色很是新鮮，我的話還未說完，矮小的那個王參謀接着我的話背着尹團長說：

「胡團長，你要他告訴你，他這次的經過，真是有趣得很。」

「喂！老尹！你快告訴胡團長，讓她寫一篇文章最好。」

軍部的參謀，有七個都是姓王的，又是一個高長的帶着十二萬分神氣的王參謀，他天天都穿着那發亮馬刺的皮靴（以後凡是遇着這位王參謀的時候，我們就叫他做很神氣的，或者是穿發亮的馬刺的王參謀），他很神氣地這樣說：「你請坐坐，讓他告訴你。」

六 把地圖拿出來

我坐下來後，很鄭重地請尹團長告訴我，關於他負傷的經過，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我，而且把地圖拿了出來，攤在棹上，好幾個人都圍到地圖前來了。

七 除了自己先上是沒有第二辦法的

「這次上戰場，我自己是毫無把握的，因為我被派到××師去，只有兩天，這一團兵和我只有兩天的關係，在這樣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如何能很活潑地把士兵指揮得很如意，確實是件難事。」說着他的手指已經落到地圖上面，他指着那條京滬鐵路真茹南翔段的黑線上，他的眼睛發出光來了，他說：「我帶一團人在鐵路的南面，敵人是在北面，靠鐵路的是友軍，他們被敵人的大砲轟潰下來，滿田滿野的亂跑，我接到上面的電話，命

令把這個隊伍堵住，不讓他們退下去，費了很大的力，才堵着了一些隊伍，可是這時的情況更加緊急了，敵人已經衝過鐵路南面，已經佔領了友軍的這個陣地。」他的手指指在靠鐵路南面的一個點上。「我的隊伍紮在×宅。」他的手從這一點向上面東南方一拉，如果我不去抵抗住，這個陣面就更加危險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指揮這些與我素無關係的士兵呢？除了自己先上前線是沒有第二個辦法的。」他的眼光很銳敏地望着我們掃了一轉，我們大家都緊張地望着他，急於要聽他的下文。

八 團長已經上來了

「好！我就下命令叫衝過去，我自己首先上前去，於是我就大聲高喊：『跟上來呀！團長已經上來了。』」他的眉毛往上一睜，那北方口音越說

越響，他說，「我想單是這樣喊，一定不行。萬一這些兵看不見我，不跟上來，怎麼辦呢？我也顧不得被敵人看着目標向我射擊，只好伸直腰幹，挺起胸膛，把駁壳槍舉得高，一路打，一路衝，一路喊：『跟上來呀！團長上前了，跟上來呀！』」說時他的手舉得高高地，他的身子已經離開了地圖，脚也一步步地向前走去，他回轉頭來，兩隻眼睛光閃閃地望着我們，好像我們都是他的士兵，而且要我們立刻跟上去一樣，我看見他這副神氣，忽然想起陳烟橋刻的一幅木刻上的英雄，那正是他衝鋒時候的神情。

九 日本人駭得滿田野亂跑

「好士兵們真好，通通都跟上來了。」他的臉上現出了滿意的笑容，他說：「我們就是這樣一直衝上去，衝到靠鐵路的北面，恢復了友軍失去

的陣地。日本人駭得滿田野裏亂跑，我乘勢往前追去，佔領了靠鐵路的北面，奪獲了日本人的手槍，軍旗，還有一些文件。」他說時，那位很神氣的王參謀，就指着壁上釘着的那張鮮明的寫滿了祈武運之長存的日本軍旗給我看，他說：「這是尹團長的可寶貴的戰利品。」那張軍旗是我一進來就看見的，這時更詳細的看看那上面寫滿了恭祝勝利的文字，而且還有什麼婦人會和××學校等等的名字。我想世界上最傻的就是婦人們，更蠢的要算這些祈武運長存的日本婦人，她們還在做着迷夢的時候，而她們的男人們已經歸了天堂，不到幾天她們都要流着眼淚湧着鼻涕，哭哀地走到寡婦登記所去掛上芳名。我十分想不通，她們為什麼這樣蠢？天天祈禱如此的武運之長存！

十 碎片向四面橫飛亂濺

「我們一直追過了鐵路北面，並且還奪回了敵軍的村莊，我們不敢再追過去。」尹團長的精神完全集中在說他作戰的情形：「這時我也沒有回團部去，我退回到鐵路旁邊來指揮着收拾這個局面，忽然敵人那面開砲了。他的砲彈密密地轟起過來，攻擊的目標，就在這鐵道的南北兩面，好在我知道他放的山砲，我想不要緊，躲避一下吧，我就找了一個掩蔽地點。這樣高一個墳堆。」他的手抬得比棹子還高，「炮是從北面打來的，我就伏在墳堆下面的南方。真是兇極了，一連轟了幾十砲，滿天上通起了黃色的煙霧，空氣中完全充滿了火藥的氣味，我被這氣味沖得咳嗽起來，這時一個砲彈正打中在我前面這個墳堆上，碎片向四面橫飛亂濺，我想糟糕！

一定着了，我急忙把手使勁地向前後運動，兩腳向後亂蹬。」說時他的手腳比着那時的姿式，我們聽的人都緊張得睜大了眼睛望着他。「噫！沒有事，我的手脚很靈便，並沒有受傷，至於我的身上，衣服穿得很厚，更不會有問題。」我的心好像輕鬆了一點。「敵人的砲就這樣地稀疏，而且不放了，這時我正準備回團部去，有個傳令兵從南面村莊上趕上來了。」我想他一定是在這時中了一砲，我急於要聽下去。

十一 一片焦土

尹團長說：「傳令兵說：『報告團長，團長掛了彩了！』我一看血已經沿着手臂流到手上了，他又說：『報告團長，背上，褲子都打爛了！』我拉着褲子一看，褲子上的紐子都撕掉了，臀部打去了一大塊，背上也擦去

了一些。一檢查，我中了五處，都是碎片傷的，若不是那一個墳堆，什麼也沒有了，好在那一個墳堆，不過傷了一些皮！」尹團長說得坦白極了，好像沒有那一回事情一樣。我看了他一眼，他那和平的臉上又現一種感嘆的神情，他說「衛生隊把我抬上担架的時候，我看見鐵路南北兩面的村莊，都被敵人的砲火轟成了平地，原有的屋舍，盡成了一片焦土。這時我的眼淚忍不住地落了下來，我知道東戰場的上海是難於再守下去了，但是我又怕士兵們看着我流淚，會誤會我胆怯。我就急忙拿蓋的毡子把臉蓋着！」尹團長說這句話的時候，真是慷慨之中還帶着有說不盡的餘哀在裏面！

十二 尹團長又上前線了

就是這一天，我們也退出了工作卅六天的外崗。我和尹團長分手時，

我知道他當天夜裏又要上火線去。他對我說：「總之在一天我就要爲國家出力，打死了就是我盡了責任。」他老是那樣沉靜的樣子，他對於生死二字，看得像走平坦的草地一樣，任他的脚步踏起過去，這是因爲他的眼光是向着那光明的一方面。在審訊漢奸時，他不願意輕於殺戮，在上戰場時，他是那樣地勇敢，這正是他偉大的人格的表现，對於這樣一個堅定果敢的戰士，我只有敬服，能夠有機會認識他，聽着他講說他殺敵的情形和負傷的經過，而且又看見他再上戰場，真是幸運極了。

告別上海

長江

上海是中國交通最便利的都市，平時在黃浦灘邊，南北火車站龍華飛機場以及公路站上，每天不知有若干千萬人來往，在旅行者本身和上海的住民，對於這千千萬萬出入於上海的過客，只是一種平凡的感覺，只不過覺得有些人來到上海，又有些人離開上海而已。

「八一三」抗戰爆發，上海對內地交通情形立刻改變，京滬鐵路之上海蘇州段不通了，如果要走鐵路的話，只能從滬西或者南市上滬杭鐵路，至嘉興轉蘇嘉路，至蘇州始仍入京滬正軌。上海和內地最主要的水路交通是揚子江一線，「江陰封鎖」又使這一線完全斷絕，不通上海蘇州河經蘇

州通鎮江的內河水道，仍保留多少運輸價值，而京滬公路交通之繼續，若干重要人事的來往，仍給予上海以某種程度的慰安。日本飛機曾經不斷的轟炸我們的火車汽車和蘇州河上的船隻，並曾炸傷了松江附近的鐵橋，造成了相當數目的傷亡和交通工具的損害，但是我們艱苦的交通仍然繼續着。

大場失守，接着是十月二十六日閘北的撤兵，蘇州河南岸成了第一線，內河公路和鐵路交通，都受到極大的影響，在這一線上往來的人們，漸漸被人們看作珍奇了。十一月八日夜間蘇州河南岸陣線因敵軍在杭州灣北岸之登陸，松江之告急，而不得不向西撤退。敵軍進佔了滬西，進圖南市浦東，於是上海至內地之舊有交通線，至此完全斷絕。上海漸由「半島」之形勢，轉化而成「孤島」！這時最近的交通線，是北經江北之南通，轉

內河或公路以至鎮江，南經甯波杭州以入京贛。但是上海南通間的長江水道，和上海甯波間的海道，皆在日本海軍絕對控制之中，於是通過這一段相當成問題！

然而時局一天一天的緊迫，敵人飛機成隊的在南市浦東投彈，甚於繞過租界的上空，英法軍的高射砲已經對於越入租界上空的敵機，不斷發空彈警告，焚燒的煙火，繼開北荒涼之後，而彌蔓於租界的東南西三面。無論如何麻木的享樂階級，也不得不暫時停止糜爛的呼吸，而關懷着租界週圍的戰爭了。

因為中國軍隊的撤退，大家都預料到日本一定對於租界內的活動，將取干涉的態度，特別是在公共租界，恐怕還要要求行政權的更大參予，對於租界內之抗日言論，勢將要求取締，而對於一般抗日領袖分子，恐將用

種種方法加以危害。果然事實慢慢的來了，公共租界已經正式令租界內各種報章雜誌舉行「登記」，並令各種救亡團體停止積極活動，且對一部救亡團體加以搜查。據傳聞日方尚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四百名以上之所謂「抗日份子」，及壓迫租界中抗日言論的流行。十一月八日晚蘇州河撤兵之後，日本已經在法租界中心的霞飛路和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大量出現。許多人從外僑方面所得消息，租界當局對於日軍之強力要求，並沒有有效的拒絕辦法。於是大家的情緒，一天比一天緊張。

本來上海是無永久防禦工事的地帶，在日本海陸空的主力威脅下面，我們當然無死守的可能，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上說，更無死守上海的必要。照我們以蘇嘉路為軸心的國防工事說，上海本不在陣線之內，上海的失陷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體，然而許多迷戀上海物質享受和缺乏遠見的人們

卻把上海的退失認為是意外，認為是極重要的失敗，而感到悲觀與張皇。

「到內地去！」這本來是從上海的地位考慮中日戰爭時起碼應想到的事情，然而過去政府和民衆還未曾澈底的把苟安心理肅清，未曾切切實實的把上海的地位看透，未曾將應該移往內地的物質和人才早日安排。對上海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對於「八一三」以後的戰事，還抱着多少瓦全的幻想。到了上海已成孤島的時候，始感到不到內地別無他法。然而交通又太不容易了。

十一月九日以後的上海，對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國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只有外國輪船才有通過日本海軍封鎖線的特權。無論走南通，甯波，青島或者香港，都成了外商輪船獨佔的航線。

蘇州河的撤退，無論如何苟安的人也覺得不行了，於是乎大家都想走

，而怡和太古兩個公司的船又只有那幾隻，每天還不能平均有一趟船走，粥少僧多，於是乎擁擠，船票預買到一個星期以上，輪船公司更乘機抬高船價，上海到南通本來是三元的房艙，現在是實價八元，而八角的統艙票，經過買辦和小賣票所的操作，有的是出了六元五角的代價。

十一月十日傳來消息，從甯波進上海的英國商輪，在吳淞口被日軍檢查了十三小時之久，於是我們十一日離滬的人們，就存了戒心，一切名片文件都不敢隨身攜帶，並且準備好了避免日軍注意的方法，和萬一應付日軍盤問的語句。

太古輪船公司是那樣毫無情面的對待旅客，武穴輪是十一日清晨七時開船，而十日夜間還不允許客人上船，然而誰也知道船少人多，要不早一點打主意，就有落後的危險，所以二三千的難民，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在十

日夜間已經黑壓壓的擁滿了太古碼頭，露宿待旦。半夜的黃浦江邊，車輛和行人，因為租界戒嚴關係，稀疏了活動，黃浦江水面，沒有船隻來往的破水聲，在馬路洋樓工廠輪船的電燈輝煌中，只聽到敵艦在附近攻擊浦東和南市的「破破破……」響亮機關槍聲！

天微明了，這三千左右的難民在碼頭上微微蠕動起來，但是碼頭鐵門仍舊緊緊的關着，只有外國人才有進去的優先權，白俄「將軍」們耀武揚威的在圓船上踱來踱去，日本轟炸機也面目猙獰地出現我們的上空，大家望眼欲穿的看着船上，覺得他們實在已萬分無再留阻旅客的理由。一夜露宿的熬煎，表示在旅客們蒼白的面上。好容易鐵門開了，幾位高大的白俄巡捕却首先衝了進來，大家還沒有任何的動作，他們劈頭就對我們這般旅客無原無故的亂打，人與人間擁得一絲空隙沒有，他們的鞭子打來，誰也

無法躲避，普遍的憤怒熾成了大家目光上的火燄，然而在那時的環境下，又無法加以報復。他們這種殘暴的行動，或者是對他們的老板表示「維持秩序」的能力，可是這些無情的鞭子却大大的教訓了中國人民：靠帝國主義吃飯的傢伙，不會有好東西！

好不容易買到一張統艙票，更好不容易擁進了統艙，二三千旅客從兩個貨艙門口擠了進來，真是所謂「前仆後繼」，前面進門還沒有站穩，後面已經闖進了，不到半點鐘，寬大的貨艙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而後面尚不斷的「挺進」，演成人叢中掙扎的現象，這時苦力階級的朋友佔了便宜，他們雙手幾格，雙腳幾登，很迅速的能找到適當的位置，我看見一對青年摩登夫婦，却因在人叢中一籌莫展，幾度掙扎之後，紳士丈夫的眼睛已經凹入，而少婦的面孔變為慘白了。在這樣大時代裏面，整個的是「力」的時代

，我們要有真真實實的力量，才能戰勝強橫的日本，同時每一個人也要有力量，才配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體力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力量之一。

舟過黃浦江，日本軍艦正猛烈的向我們浦東開砲，敵機正趾高氣揚地忽上忽下在投炸彈，沉重的炸彈聲把旅客們的眉毛深鎖起來了，有些年青人走到船邊探看，回過頭來只是憤怒的微聲嘆息。

黃浦江裏這時正到了好幾艘日本運輸船，滿裝着補充的軍火和增援的敵軍，浦西各碼頭上，日本的軍用材料多如山積。特別是我們標榜建設的虬江碼頭，給敵人運輸上以最大的便利。

江灣吳淞一帶的建築，沒有不被敵人的砲火打得百孔千瘡，特別是吳淞鎮已成瓦礫一片。敵人的汽車和人馬在我們戰士的血染過的黃浦江邊奔忙往復，頹垣敗壁間或可以看出敵人臨時的兵營，一部份的敵軍正在江邊

草地休息，他們或者正在想：以中國軍隊作戰之神勇，如果把粉飾太平那些物質力量，改成幾個近代要塞，日本欲這樣順利地達到大舉登陸目的，恐不能不費重大的代價。

僥倖沒有查船，我們安然繞過砲台灣。到南通的江流上，大概二英里布置一隻敵國軍艦，是的，他們正在對中國作嚴密的封鎖，然而中國人還在另幾方面想新的辦法。

船入揚子江，寬大的江面和疏落的敵影，讓大家的情緒暫時回復平靜。上海巍峨的洋樓，骯髒污濁的租界社會，現在一件件在我們意識中淡化了。足踏上海通天生港，才算是到了我們中國軍隊保護的中國領土，我們此時面向着日本，後面才真正是我們後方。

繞行江北

長江

大概是十小時的航行，船到南通天生港，天生港碼頭離南通城還有大約十里路程，從前南通張季直先生曾經想開闢天生港來代替黃浦江，用南通來代替租界根據的上海，準備讓外洋和內河的輪船都以此爲轉換點，他這種志願因爲種種原因，沒有實現，他死之後，後繼無人，南邇唐家閘一帶他所手創的工業，已經日卽於凋零了。

十一月十一日晚到天生港的三千難民之中，有一半是婦孺，幾隻駁船把這羣難民如罐頭鳳尾魚式的一團一團的裝到岸上，頓時間幾里路長的江岸，都擁滿了難民，小小的天生港碼頭，旅店設備，無法供給如許多人的

需要，弱者在鬥力量的場合，是一定失敗的，因此婦孺們對於爭尋宿處的鬥爭中，不及男子來得有辦法了。檢查旅客的軍警，對於這樣突然來得太多的難民，也不勝其檢查，只好大致不差的讓他們通過了。

天生港是揚子江內河港口，牠的對面江心就停有日本軍艦，我們在夜間通過，威脅較少，但是我却懷疑，不久的將來敵人恐怕要對於這條交通路加以破壞，破壞的方法很簡單，只要軍艦開幾砲，飛機來炸幾下，就不能作為安全交通路了。隔了兩天我們得到消息，果然日本對於天生港開砲了，所以我們國家自己軍事力量不能絕對控制的交通路，希望偷偷摸摸的維持一種重要的交通，那是不可能的幻想。

南通到底有一些土著工業的基礎和張季直先生苦鬥風格的遺留，一般的民衆多半穿着土布衣服，而且總保持相當的清潔。晨間在郊區附近看到

許多推運土布的小獨輪車，鄉間農夫農婦也是健壯模樣，絕不是上海租界上惡濁腐敗那樣討厭。

南通這一縣，差不多有二百輛的營業小汽車，其富庶當非普通縣份所能比擬，但是他們營業方式，還是家庭手工業式的。某家人有一輛汽車，車主和司機普通就是同一個人，就是自己的車自己駕駛。如果某一家有了兩輛以上的汽車，駕車的總以那一家的父子兄弟等任之，萬一家中無適當的人物，才雇用家外的技工。這約二百輛汽車，以一家一車者佔主要的成分。因為自己使用自己所有的生產工具，所以每一輛車的保護都非常週到，機器普遍的都非完好，所以外表已經很破舊的汽車，走起來仍然非常有力。不過，這種汽車之大量徵調與使用，有如藏族騎兵之集合，各人顧惜其車馬，集團使用的力量，比較缺乏。

十二日天雨，我們仍雇車而行，蓋不敢担保日艦何日攻南通也。行十餘里過唐家閘，工廠商店已成小埠，河中帆船積泊數里之長，設在晴天，當有一番熱鬧。河邊碼頭候船之行李，積壓成小山，雨水不斷侵蝕，損害當在不輕，敵人在中國之不斷壓迫，使中國受難區域日漸擴張，今後苦痛，當較今日尤甚。欲求和平安樂之到來，只有在戰勝日本之後了。

南通至鎮江，有水陸兩途，水路從內河可到口岸鎮，陸路經靖江泰興亦可到口岸，或再由此至揚州。口岸至鎮江可乘江輪。由鎮江可通內地。

爲了圖快，我們乘汽車，大雨滂沱中走上新修的泥土汽車路，最初還好，雨水還未浸透泥地，走過四五十里之後，泥路路面漸漸鬆了，車行鬆軟泥上，困難萬分。在一個叫石莊的鎮市，有六七輛的汽車夫要脅客人不願走了，我們汽車一到，他們就灌輸我們的車夫以恐怖空氣，說是前面路

太壞，已經翻了好幾輛車，他們大家都開回來了。車夫乘勢向我們說項，要和他們同休息，然而我們看前去的路上根本沒有車輪印，當然他們沒有去過，於是強令車夫再走，車夫爲顧惜自己車輛起見，反抗相當激烈。

這時另外一輛行李車上一位十七歲的青年司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開車迅速巧妙而勇猛，最難得的是他超乎一般車夫的市僧流俗習慣，他對那不願走的车夫說：「遲早總得走的，不如早早走完這一趟。」石莊以後的路比以前更壞，陷車的事情，已成爲普遍的現象。這位姓施的青年車夫始終是一副笑容，集精會神的操縱他那部汽車，使之安然過險，無論如何難走的地方，他總是笑着說：「有辦法！」往往在我們的汽車死板板的陷入了泥地之後，他突如異軍突起一樣，開快車從我們旁邊掠過。在我們車子出毛病的時候，他一定很快的來幫助修理，而且他往往是選擇最艱苦

的工作。有一次我們的車子壞了輪子，地下全是半尺深的泥水。他太熱心去工作，因為地下太滑，他不小心把支持汽車的「千斤」弄倒了。他們報他一陣惡罵，然而可愛的是他仍然繼續熱心幫忙，一點也沒有生氣。在如此泥濘的路上，我們單純坐車的客人，已經弄得泥污滿身，而他在車上車下如此頻繁的工作，却仍保持他清潔美好的可能的程度。他這種優良的性恪和生活態度，很快的使我們待他如親密的朋友，在他的意識中沒有突不過的困難，永久是生活在希望和勝利中，他並且告訴我們，他志願有機會當飛行師和坦克車駕駛員，以便在抗日戰場上為國家效力。

我們有時在經過一段太壞的道路後，沒有看見施來，總耽心他只是十七歲沒有長途開車經驗的青年。等他到來之後，總是笑着說他如何闖過艱難的有趣經歷。

南通到靖江的公路，是稀有的壞路，十二日午后差不多六十里路的行程，汽車全是由幾十個臨時雇用的民夫推着走，汽車在爛泥路上前後左右被人擁着行進，一方面機器開足馬力，一方面車裏的人也同時幫着呼吼，一段一段的壞路過去，推車的民夫全被污爛的泥水撒滿了全身。爲了微薄的代價，在淒風苦雨中不顧寒冷的掙扎。靖江和江陰隔大江相對，江中卽爲江陰炮台，附近卽爲我們封鎖線所在地方，我們對於戰爭之可能失敗，當有預計，在大江封鎖，江南鐵路公路和內河都告切斷的情況下，江北公路能如此糟糕，不能不說是預謀之有未到。

南靖路全長一百五十里，平時爲二時半的汽車行程，我們跑了一天，還說「尚有四十里！」路上遇到壞了的汽車不少，我們不願在夜間滑路上去冒無把握的危險，兩輛汽車就停宿在一所不知名的鄉村間。

穿過兩重濕滑的場地，走進久於行軍的同伴所尋定的住所。這是一所小康地主之家，在豬圈隔壁是一所私塾，學生們正回了家，塾師和姓施的東家非常熱誠的招待我們。後來我們同那位先生談起了上海的抗日戰爭，問他知道有甚麼消息，他的答覆是：「鄉下人，勿大清楚！」他又說他們平日看上海報的機會都沒有，所以知道外面的事情很少。這位鄉村知識泰斗已經如此，那麼在他影響下的這一鄉村，其知識水準之如何，已可想像了！但是，這裏正是隔戰線很近，而且是平日教育很發達的江蘇省！這個村莊的南面三四里就是大江，敵人攻擊江陰炮台的砲聲，他們全都聽過，然而到了上海已失的現在，似乎在行動上和精神上，他們都沒有半點的「動員！」

行李衣服都濕透了，然而我們仍有過夜的辦法。十三日晨接近靖江城

的途中，農民們正在軍隊指導之下作防禦工事，這當然是因上海的失守而加緊準備的。靖江爲江陰封鎖線之左翼，要鞏固江陰封鎖線，不能不嚴防敵人在南通的登岸。

靖江南面八公里是八圩港，渡大江卽江陰城北門，東面卽見江陰砲台屹立江心，這是我們揚子江防上第一重鎖鑰，敵艦不能直衝南京，完全是它的支持。東望山中將士，竊願他們永遠勝利與光榮。

靖江以後的公路，路基比較尙頗完好，路面有一段已鋪石面，過泰興一直到口岸都是平直的公路。口岸到江邊還有三里，另有市鎮曰龍窩口，爲江北內河與江航重要聯絡碼頭，大江出口航運，卽以此爲轉口。

（十一月十六日南京下河輪中）

感慨過金陵

長江

鎮江登岸，想在南京看看再走漢口。鎮江朋友們滿腹憂鬱地談論着時事問題，對於上海前線的撤退，得到不安與恐怖的印象。他們單純地看到各方面的軍隊一批一批的上去，傷兵們一車一車的下來，十四日那天客車已不能再通蘇州，只能在常州止步。前方和接近前方的後方，見不到軍隊以外的政治動員工作，軍事的真象民衆不能知道，而官方消息又是那樣一貫的沒有變更，這樣大家不但不相信報紙，而且總想像有多少可怕現象。這種浮動的心理，最容易讓謠言產生和傳播，謠言的內容通常是超過多少事實的實際程度。

抗戰已經三月以上，我很想此時來看看抗戰中樞首腦部的氣象，我想像中一定是嚴肅熱烈與緊張，因為這裏是全國抗戰機構的發電所，這裏應該是充盈着熱力，讓在城外經過的敵人們也要感到這是一所神聖莊嚴壯氣橫溢的城堡。因為現在南京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斷續存亡之所繫，我們這一代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和子子孫孫是否作奴隸牛馬，都要靠南京的領導來決定。

在時間限度之內，儘可能在南京看些前輩和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少人爲「蘇州失守」的傳說所迷惑，對於東戰場的移動，除歎息怨惜於我艱難萬狀的抗戰軍隊外，只有搖首悲觀，了無活氣。

在南京官場裏尤其不應該有這種失敗恐懼的感覺，政府人員應該比一般民衆更了解這次戰爭的形勢和牠的性質，初期失敗是不能免，亦不足奇

的，如果政府官吏還妄想着中日東戰場的戰爭會在蘇州上海間解決，而對於南京存着永久安樂窩的幻想，那就是不懂得中日戰爭的性質，不配作抗戰政府的組成員，免得因為自己的無知與慌張，影響了我們最高統帥的安定和動搖了社會的人心。

緊接着來的事實，是南京各重要機關都向內地遷移。「遷都！」的嚴重事實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林主席走了！」「……………遷重慶！」「……………遷長沙！」「……………遷武漢！」「某部長說：南京在一週以外就成問題！」「限各機關×日內遷出南京！」「東線軍事不好！」……………這些或真或假的消息，騷動了南京的官場。彼此見面只問「什麼時候走」和「如何走法」，有的是江輪，有的是浦口搭火車，高等的到蕪湖坐飛機，有私人汽車的，就奔江西跑長沙。

頓時南京的交通工具大忙而特忙起來，汽車租用一空，公家汽車和私人汽車一齊在街上緊張的跑着，馬車從鼓樓到下關，漲價到五元，人力車跑得來沒有休息機會，疲勞的身體對於很好的買賣，也搖頭不願接受了。

似乎敵人軍隊明天就要到南京，許多重要官吏先行「輕裝就道」，吩咐些下級職員收拾公物，設法運往指定地點。每一個機關地倉卒裝箱和運輸，集南京如許多文武機關，同時動作，於是整個南京盡成了「搬家」世界，車水馬龍的拚命向下關碼頭和江南車站集中。一般民衆莫名其妙其中究竟，看到這種嚴重現象，聽到些加甚其詞的謠傳，於是更亟亟不可終日，也不自主的逃奔，車票船票早已買不到，於是擠到車站碼頭再說，集結下關的逃難官民，爲了等搶登太古公司長沙輪，冒着大雨預先乘無頂鐵駁到江中專候終日者不下一千餘人！實際蘇常一帶難民已在鎮江將少數交逼船舶擠

滿，過京能容旅客，已經有限。岸上候船者不計，甚至有江中露立候船至次日未能成行者。

我們主張對日抗戰的人們，當然應該預料到有「遷都」的節目，「預料的遷都」不是失敗，正如我們最高統帥對上海撤兵的談話：「不是戰爭的終了，而是戰爭的開始。」戰爭展開在蘇嘉線上，是東戰場第二期戰爭的開始，雙方使用之兵力，戰場面積和作戰方法，都進入新階段，這時把南京「首都」的外衣脫去，使它以森嚴的軍事堡壘資格而出現，這是完全正確的。這一節目的排開，是明白告訴日本軍閥，從蘇嘉路到南京，全是軍事堡壘區，準備幾十萬人來衝吧，我們憑藉南京四週的堡壘，準可以給日本來一次大會戰，縱然日本打下了南京，也只是我們一個戰場的得失，不是戰爭的終了，而是另一期戰爭的開場。所以遷都是保證長期抗戰的便

利，而不就是失敗。

可嘆的是若干政府官員，不了解遷都的正確意義，不了解最高統帥的決心，而認為是「逃亡」，喪失了甯靜，喪失了理智，弄成動搖人心，遺笑外人的現象。

下關各碼頭堆着千千萬萬的箱籠，沒有秩序，沒有區分，沒有適當的管理，這一部，那一署，通通擠在江岸上。公物固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份，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櫃不用說大小悉搬，似乎還顧慮內地物質缺乏，銅床沙發亦在急運之例，許多人同聲太息的是，各碼頭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妝台，天上不斷的下雨，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保護得最好的是私人行李，而公物則聽牠們自己的造化。

所謂正確的遷都，是將領導抗戰的中央政府向後方遷移。應遷的內容

，主要的應該是：（一）物質。與技術職工有支持全國性的物質儲藏，及重要的製造機器，及技術員工，此類物品應在政府決心遷移之時，先期秘密的運出南京，不動聲色。（二）圖冊。行政機關特別是財政經濟外交機關工作上必須之圖書典冊，當順次從容運出。（三）第三步始在有秩序有計劃的交通布置中，將各機關人員分批運往指定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抗戰最缺乏的條件是物質，許多重要軍用品和製造軍用品機器，都是來自外國，海路被封鎖後，補充更為艱難。我們英勇的將士，必須憑藉相當物質基礎，始能打勝敵人，完全信賴血肉以求勝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怕是一顆釘，一個彈殼，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最重要的工具，我們要好好保持，把牠轉變為殲滅敵人的力量。我們現在只有抗戰是高於一切，勝利高於一切。唯有抗戰始能免於作日本軍閥的奴隸牛馬

，而又唯有抗戰到達勝利之後始能保持我們的自由與康樂。因此對於抗戰有關的物質，我們應該看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份。假若抗戰失敗了，我們的沙發銅床搬到拉薩也安穩不了！

偌大一個遷都大事，就是交通工具的管理上，也該有點秩序，有點辦法，以供國民的範示。某天走某機關，大致有多少人多少物件，應該分配多少噸數的船，指定他在什麼時間什麼碼頭上船，把所有可用的船隻和可用的碼頭通盤籌劃一下。對於每一個應搬走的機關，事先和他的負責人接洽好，並不要他們事先都亂七八糟的堆到下關來，要到船都預備好了，然後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很迅速的把人物運到，即刻上船，上好就走。如此既不紛亂，船舶使用也可以經濟。然而今天他們不管有船無船，不管船大船小，首先把東西運到江邊，往往兩三天沒有走了的很多。敵人對於

我們遷都的消息，毫無問題的老早知道，設若不是這幾天大雨，敵人很可能來幾次空襲，試問碼頭上集中如許多的東西，如何得了？

船舶管理所把大小輪船扣了大批，商運完全停止，普通人民要走，只有搭外國船，而差船的分配並不能迅速而確定，各機關彼此還相互爭執，又看機關主官力量的大小。命令也不統一。我們搭一隻開漢口的商船，最初說不打差，後來說下部打差，上半部搭客。許多客人已經上船，又來了四個機關的代表爭船不相下，最後還是維持半部打差的原義。正要上公物行李等，一會又被這個機關趕走到那個碼頭，一會又被那個機關趕得不能靠岸，我們逼得在江中無依無靠的停泊了半天。東耽誤，西耽誤，共耽誤了三天才能動身。如果是有效的管理與支配，這隻船動身的時候，應該是在到了漢口再返南京的途中了。

許多人受了這次遷都的刺激，一部份青年官吏對於這種敗北主義的表現，都引起了絕大的不安，他們懷疑抗戰是否還有前途，他們恐懼中華民族是否還可以復興。這全然是過慮的。這是政府的輿論動員不夠，機械的新聞束縛政策，把報上只留了些毫無內容的刻板新聞，大家每天都搶着看報，但是誰看了報也不肯相信，南京這樣大的搬家事實，報上一個字不提，以為這樣就瞞過了民衆，免得動搖了人心，這無異偷銅鈴恐怕被人聽見而自己堵塞了耳腔，這種作法只有加強人民的恐慌，強化社會的不安。正當的辦法，此時的新聞政策應當公開儘量討論遷都問題，而且儘量說明戰局的發展和敵我的形勢，尤其要說明遷都的意義不是敗退，而是安全的策動抗戰的步驟。就是要在輿論上說服人民，並且指導人民以應付新事變的態度和方法，這樣人心自可穩定，後方人心穩定，始可堅定前線的軍心。

，南京安全的地方已經如此慌張，那前線數十萬的將士，不知將如何過活了。

上述不合理的事實，不足以說明抗戰前途的悲觀，不足以說明最高統帥的抗戰決心不夠，更不足以說明中華民族將不會有輝煌的前途，這只是若干官吏表現了腐敗與無能。爲了抗戰，爲了保障我們自己和子子孫孫不作奴隸牛馬，我們要求刷新政治機構，要求輿論有批評政治腐敗部份的自由，我們要後方的政治機構，能如前線將士一樣，發出強大的支持抗戰的力量。

江行雜感

長江

一 洋管事

船快到南通天生港，太古公司船上的「管事」和旅客們談話，旅客們問他南通，天生港下船後的交通情形，他以不圓滿的神氣陳述南通口岸間交通狀況，因為那一段完全是中國人經營的交通路線，對於英商太古公司的利益，當然不會十分無抵觸的。末後他又興奮地打着上海腔，內中夾一兩句英語，他說：「口岸就有了我們的——當然這個『我們』是指太古公司——船了。『我們』現正在調動小火船，打算把口岸和天生港的內河航路，也由『我們』來行駛。以後搭『我們』公司的客人，就方便得多了。」

也是這位管事，在船上正開午膳的時候，他在大餐室正忙於伺候外國上賓。住在大餐間的朋友陳國光先生却放棄了他在大餐室進餐的權利，而一定要陪我這統艙客到官艙裏去買飯吃。因為時間上還有等待，我們在他的房間裏按電鈴叫茶房拿開水來，誰知來的是那位管事，新裝上一付盛意凌人的面孔。這可奇怪了，我們正想不出這個奇事的原故，管事先生開尊口了：「外國人——他說這三字又重又輕，重是表示他對於『外國人』的尊崇，輕是恐怕說話被『外國人』聽見——正在吃飯，你們按什麼鈴！要是外國人知道了，他又要懷疑在大餐間用膳客人外我還私賣了票位。」他知道我們是要開水，趕緊和我們解決以後，又匆匆去換上另一付奴顏婢笑去伺候外國人。

生活是人類活動的中心。人的意識根據這個來決定。這位管事，他生

活在外國輪船公司裏，而且有着較好的地位，較好的生活，眼看着還有較好的前途，他不自覺地忘記了他所屬的國家和民族。改造意識，只有從改造生活環境下手，才是最有效的辦法。

二 官僚行徑

下關中國旅行社的大門上，白粉筆寫着：「某日某日某日船票已經賣光，欲乘某輪者，請自己在某碼頭等候」所謂「自己……等候」的意義是票沒法可想，你如果能擠上，那看自己的造化。旅行社是被人相信在交通上總有辦法的，大門儘管不開，比較有地位的逃難者會從後門走進旅行社來，要求裏面的辦事員想法。他們被逼不過，只好想出一個不負責任的辦法；船位是沒有，如果客人一定要票，只好無限制的賣，但是聲明兩點

：（一）有票不一定有船，更談不上固定的艙位。（二）走不了可以不折扣地退票，於是若干官員們你買十五張我買二十張，頓時間賣出去了幾百張票。有一位大約平日用慣了「密談」的方法，他輕語要給那位賣票員以某種好處，而以安慰他「太忙」爲口實。誰知那位青年賣票員在百忙中很簡單地答覆他：「忙是我們的本份！」於是他要賣票員「不找零頭」，送他「喝茶」，他却堅持要「了清手續」。最後他拉着賣票員的衣袖，要他到旁邊「說個話」，而他頭都不抬地說：「我太忙，要說話把這些事完了再說」。似乎這位「厚情厚意」的老經驗家急了，他聲音提高了來「我有事，一會就走了……」；「對方的回聲是仍然自尊地平淡：「好的，說不定我們不久也要到漢口。」

三 離奇消息

在民生公司負責人方面，知道了官方同意民俗輪可以賣票，於是我們一些旅客買票上船，當天已經看到幾次變化，有時說官方要封，有時又說可以放行，茶房看形勢不對，已經把鋪開的臥具收回去了。看看已經不行，晚間公司方面又來喜訊，說民俗半截搭客的辦法，仍然交涉成功，我們於是開始重新鋪開就寢。

次晨大概四時光景，我爲船上紛亂的脚步聲和談話聲驚醒；原來是民生公司南京負責的兩位經理上船通知客人們重大消息，說是差船管理的當局通知他們，民俗輪仍要封差，只是不是開往旁的地方，而是爲某部長要在大江中辦公之用，並且限令客人們於晨七時前即刻下船，七時某部長即

要驚到。這是值得重大思維的消息，已三番五次週折而得了一半自由的船隻，在這深更漏夜突然說某部長要在這船上江中辦公，豈不是天明後南京軍情有什麼重大變化嗎？當然戰時軍事高於一切，我們只好起身準備下船。而且考慮到如果是敵機大舉轟炸南京，我們就跑到遠離碼頭的空野地上敬候我們的命運。

幸而來了一隻民憲輪，差輪管理員也過意不去把我們這些如羔羊式的客人再開上岸去，經公司經理提出以民憲替民俗的辦法，幾經往復，我們才又被放過。

四 無理羈留

民俗輪好不容易從下關開動了。四小時的夜航，二十一日晨間三時到達

蕪湖。因為預定要裝某機關的公物，裝好再繼續西開。但是到蕪湖查問，貨並沒有到，據負責人說是二十日夜間從南京用火車運蕪則無論如何二十一日晨可到，因為京蕪間只有三小時的車程也。然而東等無消息，西等無消息，改裝他項重要公物，亦遭堅決拒絕，一直停了二十五小時，在全船憤怒之後，多方說項，仍不能得押船人員之許可，他一切都要等候南京主管機關的命令。貨既未到，而天氣已晴，在久苦陰雨之敵機，定在京蕪一帶碼頭車站大肆活動，我們無端停在蕪湖碼頭上，不是把已裝公物和如許多的客人，一齊放在不必要的危險線上嗎？幸船中有黃膺白夫人在，她不願受政府差船上免票的待遇，而自己購票乘民俗，她本於旅客本身的權利，仗義主持，民俗輪始得開出。開出不久，船中無線電即接南京空襲警報，接着來的消息是：「敵機二十二架襲南京！」全船客人無不同聲感謝黃

夫人。

五 縱談

船上餐室是大家的俱樂部。

左舜生先生本來是國家主義派的巨頭，而他籍隸湖南，因此過去和毛澤東林祖涵徐特立諸人都有相當的來往和交情，他說毛澤東之爲人，生活刻苦嚴正，相當受中國理學影響，他的岳父楊昌濟的英國「紳士風格」，因他是楊的得意門生，所以亦不無影響，毛在長沙時不相信「洞庭湖八百里」這一句，他想實驗洞庭湖究竟有無八百里，他因此穿了湖南木屐，繞着湖走了一圈！

話又轉來問李景漢先生，因爲他同定縣平教會有關係，因此就問起他

關於晏陽初先生最近所鼓吹的「農民抗戰運動」來。目前中國表現着民衆運動的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政府的保甲運動，一種是共產黨所提出以改善人民生活爲基點的民衆運動。前者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的，後者比較是自下而上，注重人民的自發性，前者是義務單純的增加，後者是權利義務比例的發展。王又庸先生在楊永泰，熊天一諸氏所主持的剿匪保甲運動中，實施上有不少的經驗，他認爲那種保甲運動只是行政機構的延長，爲便利政府更切實地指揮民衆，這裏無民衆利益可言，而且組織上只有縱的系統，沒有橫的聯絡，這只可以叫做「馬尾式的平列」，談不上「機構」，談不上「組織」。李先生對於名詞上參加了深刻的意見。因此一般說來，晏先生的農民抗戰運動，恐怕是仍比較多含戰時農民抗戰教育運動的成份。

六 李杜時代

因爲杜重遠先生從蕪湖上船，住在李景漢先生原來的鋪位，左舜生先生說是：「走了李白，來了杜甫」大家於是從李杜兩大詩人的時代背景，想到今天的情況。生死存亡所繫的抗日戰爭演變到今天這樣重大的局面，而政府官吏及地方政治之表現，又如此難令人滿意，田漢先生最近從上海到南京看到遷都景象，慨然嘆息：「如何肉食錦衣者，競向江干買客舟！」「南京淪亂的時候，許多痛心國事的人都慨然念着，「金陵王氣黯然收」之句，田漢有一天在某青年軍人處會着，他知道南京雖然如此令人不快，實際上仍在某幾方面有多少進步，國家大局並不因這一般「肉食錦衣者」之可憐的行徑而絕望，於是他的詩上又表現着：「國事原來尚可爲」……

：「金陵王氣未全收」了。

似乎李景漢先生感傷得最深，他在河北平原工作之時間很長，然而北平丟了，後來他到綏遠山西，順次看着綏遠大同太原之失陷！他離太原南下之時，眼看着增援軍隊以及傷兵沒有車運，而南下火車一列一列的盡是軍官和大吏們的家眷行李傢俱，甚至於頂不值錢的木器雜物，亦堂而皇之地裝在車上！這回他到南京不幾天，又遇到南京這樣的搬家，「走一處，送一處終！」他感到太無味了。

這種大動亂的時代，構成偉大的詩歌戲劇和記述的題材。我們可以預料，在這一時代中很可能產生比李杜更爲充實，更爲積極的近代李杜。

七 和不得

南京支那內學院大師歐陽竟無先生，是中國佛學研究上的泰斗，特別在法相宗方面的研究，他有獨到的見地，真可以算是這方面光芒萬丈的成就，中國名佛學教授湯用彤熊十力這些大師都是他的學生，他也搭民俗去重慶，現在我們江防重鎮的歐陽恪先生，是他的獨子。提起「佛」字，令人想起「出世」之思，誰知這位大師出人意表，民俗經理成質夫請他題字鼓勵船員水手，他却寫了一篇極有抗戰熱情的短文，內中有「黃帝子孫決無下人者」之句。隨後我問他：「聽說有人對於目前戰局主張和的，大師意見如何？」他聽到「和」字，憤怒到非同小可。他本是大頭隆準巨目的大師，此時特別張大了龍眼，挺着高鼻，舉右手直指我的胸膛說：「和？那個說和？和不得的！」歇了歇他又說「中國過去就誤在『和』字上。宋朝亡國就吃虧在『和』字上。如果九一八當時就和日本打仗，東四省就一

定不會失掉。現在還有什麼可和！講和就是漢奸！和就要萬劫不復地亡國！」這位老先生六十歲了，想不到這樣有力。他不僅不是感情主義者，對於勝利的途徑，仍有他的研究。他說：「只要繼續打下去，不怕敗，那怕敗到四川廣西，不和，日本就不得了。日本不能令我們屈服，日本又無永遠戰爭的可能，所以終究是我們的勝利！」對於外交與抗戰的關係，他也有正確的見解：「不過，此時我們能有力地靈活地運用外交，早些能在實際上造成對日本的壓力，那嗎我們可以少受些損失，早一點達到我們的勝利。」他爲了加強國人的信心，返復說明「黃帝子孫決無下人者」的諸種理由。中國不會亡，一定可以最後勝利，他看得清清楚楚。

上海書簡

x x :

一

因為戰線中的一點被突破，爲了避免後路被截斷的原因，我們閘北的士兵起始撤退了。纔聽到了這樣的話，誰也不相信，雖然心中已經想到了那是必然的舉動，嘴裏也在說着我們是絕不會退的，我們是絕不會退的。

自從上海戰事發生以來，閘北的士兵就未曾後退一步。相反地，他們還幾次衝到北四川路，控制住敵人的陣線。縱然敵人的飛機在那一小方土地把炸彈像雨點似地落下來，實際上的損害仍然是很細微。還幾次聽人說

無論日本人怎樣壓迫，閘北終將由我們守住，因為我們以閘北爲中心，前進和後退，都可以保住閘北。——保住閘北就是保住上海，這個金融、罪惡、商業、恥辱、文化，……的中心。在那方負責指揮的長官，也三番兩次說不必過慮，至少在那一面是可以過年的。

可是終於這個不幸的消息來了，像一個不曾提防的驚電打在每個人的身上，於是，在每個人的臉上看見了一道陰影。我們不能埋怨他們，他們並不徒然是無用的悲觀者，爲國家的喜懼而喜懼，原是每一個人民的應該的，尤其是我們已經認清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唯一的敵人。

在北邊，大火就燒起來了。而且友人傷心地告訴我說在兩路路局的大廈上，已經飄起了血紅的日旗。那天的天氣極壞，灰沉沉的，濃厚的煙更增重了悲慘的情緒。××，你沒有在這裏，你不會看見每一個行路人是什

麼樣子：像自己丟了什麼，低下頭去，倉卒地走着，誰也不再說什麼。

灰黑的天的那邊，日本飛機還是不斷地盤桓飛翔。

可是像更大的一聲雷，說是有五百個士兵佔據了四行貨棧，準備犧牲他們的生命，和進攻的敵人周旋到底。我們是高興了麼？我們是爲他們的命運而悲悼了麼？當我和B反復地說到了這件事，誰都避免來看對方的臉。我們的話說得很慢，當着沉默的時候，我看見他的一隻手拿出手絹，那一隻手把眼鏡摘下來，……我更不敢抬頭去看，我忍着，忍着，……

晚上，東北邊和西邊都燒着大火，西邊燃燒的是周家橋一帶，東北邊則是闌北一面。那火一直燒，不曾間斷，我們並不爲那燒燬的財物惋惜，使我們關心的却是那五百個人。

怎麼樣來設想呢？他們有足用的食物麼？他們有足用的子彈麼？而在

那一隅之地，纔只是五百個人，怎麼樣能來抵住大隊的敵人呢？他們只是一支矗立的孤軍，即使他們的力量極微弱，他們的勇敢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也將倔強地矗立天地的中間。

過了一天，最後的字也送出來了，一面國旗也送進去了，於是在河的彼岸，在日本旗之中，有一面我們的國旗高高地在微風中飄揚。在國旗的下面，三兩個守衛的兵正站在那裏。

爲了表示崇敬，多少市民都到河的南岸去瞻仰過了。因爲還可以設法輸入，有許多人送去了食用品。在一切絕望之中，這是唯一的閃耀着的火光。我們的整個的心都在想着這火光能照得大，燃燒得兇猛，它會漸漸地成爲一場大火，燒死我們的敵人。

在第三天，我們也去看了。同去的是五個，C·D·K，B和我。K

已經去過了一次，這一次特意陪了我們四個人。那是下午三點鐘，西藏路的北京路北，已經斷絕了行人。我們朝西去，終於站在聚集着的一羣人之中。朝北望過去恰巧一段低矮的房屋，不致遮住我們的視線，就看到那龐大的貨棧。那上面懸了一面大旗，屋頂上還看到幾個微小的人形在移動。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的心中有什麼樣的感覺，我就是凝望着，好像是一點呆了。步槍聲和手榴彈聲都可以聽到，靠東一些還起着機關槍的聲音（到後來纔知道那是因為日本的汽艇想來經過蘇州河抄襲後路，為美國駐軍開槍阻止而發的槍聲）。我的眼睛有一些濕潤了，我舉起手來搖着，好像他們也搖着手；可是我還故意顯出我的微笑，我看出來他們是不是也在微笑着。

人很多，後來者也來爭求立足之地，路原就不大寬，車輛的經過動盪

着整個的人羣。我想我們該走了，可是站在身邊的D并不肯移動腳步。我只好還站在那裏，遙遙地表示我們的敬仰。

終於我們還是在投了最後一瞥留戀的眼光之後離去了，向東走了幾步，D和C還想走進鐵絲網去，却爲巡捕阻止了，我們就各自走回自己的住處。

又過了一天的夜間，砲聲好像要把整個的城市震動得翻一個身，把許多睡着的人都驚醒了。那是砲聲最響亮的一個晚上，好像就打在每一家的房頂上，也好像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我知道，這是日本軍人所發的，因爲他們已經說過將用任何的方法來進攻，——爲了使那五百個人撤退，像是他們把整個的上海都毀壞也不吝惜似的。

以後纔知道就是在那洪大的砲聲之中，那五百個人遵守長官的命令撤

退了。說是死守原則是無謂的犧牲。爲那五百個人，我們應該慶幸，因爲他們是好男兒，他們不該死，他們該把生命化得更有效用一點；可是爲了上海，我的心只有沉下去，沉下去，……

二

× × ×

浦東和南市都有大火燒起來，黑煙直竄上空，把清朗的天攪成陰暗的了。不知道是煙還是雲，遮去了陽光，寒風也及時地吹着。

推開窗，就有煙從窗口撲進來，焦敗的氣味使我感到不舒適；可是我並沒有關上窗子，因爲我想到了有多少人正在火焰之旁和生命做最後的掙扎。

繼了開北的孤軍之後，南市也有一孤軍和敵人做最後的周旋。除開了兵士還有警察和衛團，他們成爲扼守上海的最末一支軍。我想你還記得南市那個地方的，湫隘的街道，繁密的居民，……可是日本人想不到這些，他們應用大隊的重轟炸機在上空飛翔擲彈，而滬西區的重砲也瘋狂了般地向那裏攻擊。

整個的城市被撼動了，除了武裝的兵士，那邊還有許多平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擁在接近法租界的民國路上，他們爲強烈的活下去的欲望，等候着一條生路。在早，他們也許捨不得他們的家屋財產，而今知道了死亡就在頭頂盤旋，他們不得不拋棄了一切。他們驚喊呼號，看到每一顆炸彈落下來都起一番騷動，即使知道不會落在他們身上，那一邊還有他們的家業。有許多女人還是爲炸彈着實嚇了的，她們看見有多少活生生

的人在那一聲之中成爲多少零散的血肉肢體，她們呆了，只要再看見一個炸彈下來，便神經質地狂喊，還在人羣中無目的地衝來撞去。

這人羣已經有三十多小時麤集在那裏了。他們什麼都沒有，入晚也不移動，任一夜寒露的侵蝕，他們在等待一條生路……

可是日本人的轟炸更兇猛地進行着，三架一組的轟炸機得意地在空中翻飛，他們投過了炸彈還投下傳單（我想除開日本人誰也不能想出來再愚蠢的方法吧？），一顆炸彈會毀壞多少幢構造簡單的房屋呢？而燒夷彈引起來的火不能制止地蔓延着，……………

因爲受了後路攻擊的威脅，浦東方面的守軍也早已奉命撤退了，在不停的試探之後，日本人過了兩天纔上陸，於是在向了南市的黃浦江的東面，日本人安置了砲位，更直接地向南市轟擊……………

到晚上我和B君在路上行走，南面的火光照亮了天，在街路中，也集了不少的難民。他們有的是從浦東來的，有的是從南市來的。他們一定還不會進飲食，雨天又是黑下來了，他們也許更憂心地想到，又要在街頭露宿一晚吧？

人很多，坐在自己小小的箱篋行李上；可是他們沒有怨言。我們緩緩地從他們中間走過來。

昨天我寫得很晚纔停下筆，原想今天早晨寄出，可是到今晨得到南市守軍也撤退的信息，我不得不再加上一段。昨天下午我就聽人說過有一部中國兵走進租界裏來，他們已經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不得不放下隨身的武器，有的竟孩子般地哭起來。可是槍砲聲到此刻仍然響着，尤其是機關槍，像狂了似地叫吼。聽說還有一部勇敢的士兵扼守在南市的江邊，雖然日

本人的砲火從四面八方打來，他們毫不爲動，他們也是準備來流最後的一滴血。

××，難道我們真的就因爲中國軍從上海四郊撤退而傷心麼？不，不，至少我們應該有堅強的信心：日本是不能征服我們的。我們不會停手，這也不是戰爭的結尾。這只是一個開端。想想只是這樣的一個「開端」，敵人已經化去多少人力財力，就可以想到想來征服全中國他們還要加上多少血本，即使他們是一直勝利的話。若是他們不能把我們斬盡殺絕，我想我們總有一天我們也把血塗在他們的國土上！

我還不想離開這裏，我以爲凡是居留在上海的人都不應該離開，我們該等待敵人狼狽的敗退……

上海許久不聽槍砲聲了，人心在沉下去一次之後又堅定了，深深地明

瞭在抗戰的過程中這是必經的階段。雖然是沉着，可是走在街上也覺得臉上毫無光采，我們都在等候，等候我們的克復。

中夜偶然聽見幾聲槍，快樂突地襲上心頭，就更安靜諦聽。那只是稀疏疏疏的幾聲，也許就再也聽不見了。但是人們的熱望並不因此冷下去，深信總有那麼一天的。

自從國軍退出上海後，上海的情形變了樣，抗日的標語和小冊子都沒有了，即是報紙也受了工部局的勸告改變態度。有幾家報紙停刊了，那幾家不停刊的也把敵軍的字樣改成日軍。日本人照例是瘋狂般地發出一切要求，而那紳士型的外國當局，都很文雅地接受了。其實我以為，像租界這畸形的狀態，早該消滅了。我們情願都化成灰燼，再交給敵人。

由於來源的缺乏，菜蔬米糧的價格都飛漲。天又冷下來，站在民國路

街頭的難民還有。曾飛了一次雪珠，冬衣也上身了，晚間走回住所，覺得難耐的寒冷，可是路旁簷下，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蜷縮在那裏，有的蓋了一張薄被，有的只蓋了一面草蓆。我記得他們這些在日間多半都只得差縮地向行人伸出手，說了些不在行的話，請求別人去施與。天却是漸漸地冷下去了，難民的數目也更增加了……

南市總是在燃燒，恐怕不久就什麼都燒光了，就是那四行貨棧，自從我們的五百個人退出以後，也燒了幾次。我想，這是敵人無謂的洩憤的舉動。

這些天我們也在盼望着我們的飛機，可是總也不見來，爲什麼呢？也許因爲戰線的移動便不必來了麼？可是我們所要看的只是寒月下的一點機影，和敵人倉皇的槍砲。這將鼓起我們的興致！因爲終日所看到的，無非

都是大隊的敵機的出發或是歸來。

戰事的將來如何？是很難說的，但是我堅信中國絕不會亡在日本的手裏，我想每個人都該這樣想。

靳以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之四

東 線 的 撤 退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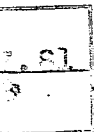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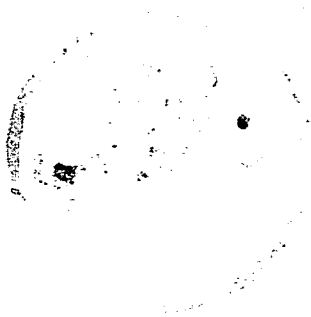
著	主	發
者	編	行
胡	者	者
蘭	長	漢口
畦		上海
等	江	廣州
		重慶
		貴陽
		昆明
		成都
		梧州
		長沙
		西安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147

生



\$0.20

